

鶴



說小快長

王度著

第十回

路見災黎俠行消仇恨

夜來旅店妙手戲英雄

上

心說。這是什麼人？昨天趁我睡熟，偷偷進到屋來這樣戲耍

我！立刻他由驚詫改變為憤怒，臉色變為煞白。

劉志遠倒是惋惜

地說。你看。頂好的小褂，你怎麼也寫上了字？紀廣傑就勢假笑

了笑。說。這幾個字我寫得太多了。太熟了。昨天我喝了些酒

了。說時。氣忿忿地把衣裳扔在一邊。不住向自己擦掌磨掌。劉

志遠的臉色也變了。他也似乎有點疑惑。但還若無其事地說。江

小鶴大概是早已聞風遠揚。我們也不必為他這虛賄輸了。還是問

長安去吧！不然我們若在外面待得時間太久了。那裏又許出事！

紀廣傑對這些話似乎全沒有聽見。他只不耐煩地說。待會再商量

吧！劉志遠退身回自己屋裏去了。紀廣傑

發着呆。生了半天氣。又拿起那件小褂。

看那背後的字跡。只見筆跡很拙劣。看不

出是什麼人寫的。心中氣悶不舒。就將這

件小褂扯得稀爛。另換了一件穿上。他拿

着寶劍就出了店門。氣昂昂地在街上走。

但是沒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人。暗想我一

世英雄。怎麼就被人這樣戲耍？隨又走進

的後面。又添了一首。字比自己寫大的。却是：

「枉自稱豪傑。其實藝平平。昨夜若非留情面。此時汝早喪餘生」

人哈哈大笑。說。紀廣傑！有本領跟我來？到武當山上會會！紀

廣傑大怒。颶地一個箭步躍出了酒店。手挺寶劍。怒喝一聲。小

不知他在牆上寫的是什麼？紀廣傑揮拳問說。那個人是什麼模樣

？酒保說。是。是個年輕人。剛才寫完！正在說着。只聽門外有

容許人在我那詩後面胡寫？酒保說。他也給了我二錢銀子！我也不

知他存牆上寫的是什麼？紀廣傑揮拳問說。那個人是什麼模樣

？酒保說。是。是個年輕人。剛才寫完！正在說着。只聽門外有

容許人